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续 编)

〔日〕不破哲三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续 编)

〔日〕不破哲三 著

刘丕坤 张碧清等译

続・科学の社会主义研究

据日本新日本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续编)

〔日〕不破哲三著

刘丕坤 张碧清等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42,000 字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书号 3001·1809 定价 0.6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出版说明

本书是在著者发表他的论文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本社已出版）之后三年间所发表的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四篇论文和讲演的结集。《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多元主义”》是一篇论战性的文章，批判了名古屋大学教授田口富久治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论点。田口富久治是一个自认为站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的政治学家，曾先后发表过《现代政治和意识形态》（1967年）、《社会集团的政治机能》（1969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1971年）、《现代政治学的诸派别》（1973年）和《先进国革命和多元社会主义》（1978年）等著作。本书著者认为田口理论是对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现代政治学的抄袭，并且通过批判详细地阐述了日本共产党关于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关于列宁的“执政”理论，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一文是对读者有关著者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执政问题》一文的质疑的答复。第三篇《日本共产党的路线和展望》着重谈了日共在推行自己的路线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也对我国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进行了攻击。最后一篇文章《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理论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就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提出了著者自己的理解。

目 录

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多元主义”	1
——田口理论的批判研究	
序论 田口理论的出发点	1
一 所谓参加“民主集中制”论争	1
二 头足倒置的先锋党理论	6
第一部分 田口先生的新观点的实质	10
——党和社会主义的自由化	
一 什么是“多元的社会主义”	10
田口先生的社会主义观/三个问题	
二 政党和国家的无原则混淆	21
与《公明新闻》的奇妙的一致/巴枯宁主义的现代版/关 于斯大林问题/列宁的建党理论及其历史	
三 对先锋党的“多元主义”改造	44
田口的“新型政党”观/把议会政治的理论引进党内/ 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	
第二部分 田口理论的源泉和支柱	61
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贫乏理解	62
田口先生是怎样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第一 国际和工人政党/把“权力分立”原理加以合理化的理 论	
二 崇拜西欧的事大主义	79
“先进国革命”路线的形成史/对先锋党理论的田口式 的“解释”	

三 转向现代政治学	95
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种态度/把现代政治学当作 先锋党理论的基础/把“真理”和“政治”对立起来的理论	
结束语	109
关于列宁的“执政”理论, 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	114
日本共产党的路线和展望	125
党的力量的空前壮大和捍卫人民利益的活动/第七次 党代表大会以来的二十年/民主革命理论的预见性/ 多数人革命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以走在世界最前列的 机关报为中心的党的活动/从理论上、实践上探索日 本式的社会主义/站在独立自主立场上分析世界形 势/尼克松访华和“三个世界”理论/坚持经过历史考 验的路线, 和人民一道创造日本的未来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理论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150
一 问题之所在	150
二 原始共同体社会的发现	153
1849 年的社会发展史论/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和毛勒	
三 由印度共同体到世界史的假说	162
在印度发现的亚细亚共同体/《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分析	
四 《资本论》和《反杜林论》	172
《资本论》及其草稿/毛勒以后——《反杜林论》	
五 马克思的最后研究	181

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多元主义”

——田口理论的批判研究

序论 田口理论的出发点

一 所谓参加“民主集中制”论争

去年(1977年)10月日本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强调了以与当前日本阶级斗争的条件相适应的形式,在群众性的先锋党的建设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问题。同时决议还指出,在反动势力把民主集中制当作反共攻击的重要对象之一的情况下,理论界有一些人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特殊性为理由,提出了要求否定或者削弱民主集中制的机会主义论点。决议敦促全党注意克服这种危险倾向。

“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特别重视在群众性的先锋党的建设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要把提高党员和党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党内的各种意见和经验积极地反映在党的方针、政策、活动中的党内民主,同保证全党能够根据全国性的方针团结起来、发挥强大的实践力量的集中制正确地统一起来。这种民主集中制正是我们党这个杜绝了派系和派别的弊端的统一政党的突出特点,是使党能够通过一切艰难曲折完成领导我国革命运动的先进使命的组织保证。我们党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在创造性地探索符合日

本当前情况的建设群众性先锋党的组织路线。但是，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纪律，对于当前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胜利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削弱或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则归根结底是导致先锋党瓦解的危险理论。”^①

“最近，理论界出现了一种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特殊性为理由，主张否定或者削弱先锋党的民主集中制纪律的倾向。必须指出，这种论调忽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特有的严酷性和复杂性，从而是一种替削弱先锋党的取消主义倾向进行辩护的理论。”^②

田口富久治先生的“先锋党组织论”或“先进国革命论”就是属于这种倾向的理论之一。

田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有它的一段发展过程。在刊载在《世界》杂志1976年7月号上的《先进国革命及其国家制度》和刊载在同年7月1日《朝日新闻》夕刊文化栏上的《现代政治中的政党问题》这两篇最初发表的文章中，分别论述了现代革命和现代政治，特点是这两篇文章都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共产党的组织形式”上。接着，在发表在《现代和思想》第29号（1977年9月）上的《先进国革命和先锋党组织论——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中心》一文中，以民主集中制本身为主题详细论述了共产党的组织理论。而且，在1978年3月，以上述发表在《世界》和《现代和思想》上的两篇论文为中心，出版了论文集《先进国革命和多元的社会主义》（大月书店版）。该书的第一部分《先进国革命论的发展》（一、先进国革命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二、先进国革命论对形势的认识和战略；三、先进国革命的前景）是新写的，在那里更全面地阐述

① 《日本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第三章 党的建设的任务》，载《前卫》临时增刊第58—59页。

② 《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前卫》临时增刊第126页。

了作为田口先生的“先锋党组织论”的前提的“先进国革命论”和“多元的社会主义论”。由此可见，田口理论已经形成一个包括革命论、社会主义论、先锋党论的完整理论体系。

田口富久治先生，从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青木书店 1971 年版）以及从最近担任《讲座 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青木书店 1977—78 年版）的编辑委员一事来看，是一位自诩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的政治学者。这样一位政治学者，把作为当代主要问题之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未来的问题当作理论研究的对象，并且从理论上研究作为这一革命的重要主体条件的先锋党的问题，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田口先生的研究，不管他自己的主观意图如何，并不是从维护和正确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事业的立场出发的。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从过程上来看，他对先锋党的研究是为反动反共势力对日本共产党的攻击所引发的，从内容上来说也导源于这种攻击。

这一过程在研究先锋党理论的田口先生本身对问题的看法上面也具体地反映出来。在他最初发表的一篇文章《现代政治中的政党问题》（《朝日新闻》1976 年 7 月 1 日夕刊）中，他对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情况做了如下的说明。

“有这样一种争论，即有人批判说，象共产党这样的政党，只要它还采取‘民主集中制’这样的组织原则，就不会消除它的独裁倾向，而另一些人则反驳说，这一原则对于现代一切有组织的政党都是普遍适用的。依我看来，问题与其说在于这一组织原则本身，勿宁说在于这一原则的实际内容、实际运用。”

田口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围绕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所展开的“争论”究竟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很清楚，这一“争论”不过是反共势力为了离间日本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蓄意挑起的一场

反共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第一个把民主集中制问题当作反共攻击的题材的是立花隆的《日本共产党研究》。立花在他发表在《文艺春秋》1976年7月号上的《日本共产党研究》的第一回中，提出了这样一种反共滥调，说什么“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组织是三位一体的”，民主集中制是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原则，并且说只要日本共产党不放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承认派别的自由，以根本改变其组织性质，那末不管在党纲上怎么说，都不会改变它的独裁性质。^①

十分有趣的是，全盘接受立花的这一论调的是十几年前因反党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的反党分子佐藤昇。佐藤在攻击我党的《自由和民主宣言》的公明党机关刊物的反共特集号上登场，把民主集中制列为“考验共产党的自由民主诺言是否货真价实的试金石”之一，要求“排除臭名昭著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允许党内形成自由的理论、政策团体，抛弃干部独裁的铁板一块制度”^②。

重要的是，虽然田口先生说自己的这篇文章是“以笔者自己的方式参加这场论争”^③的，可是却不去公正地维护民主集中制，对

① 立花隆对民主集中制的攻击，成为其后的各种议论的一种“原型”。所以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

“首先，由于是严格的垂直型组织，所以即使对党中央有反对意见，也不能直接向自己所属的支部以外呼吁。党内严格禁止任何派别组织。组织派别要受到违反党纪的处分。此外，由于严格禁止把党内问题捅到党外去，所以事实上除了党中央以外，谁也不能向全党通报情况。

结果，由于在这种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下，反对党中央的只能是个人（因为禁止派别组织），所以一旦掌握了党中央，在那里便形成了强大的多数派，往后只要不发生太大的失败，就可以在‘铁板一块’的团结下任意左右党的行动。在这样的组织下，党内权力的更替只能采取宫廷政变的形式。”

② 佐藤昇《自由、民主和日本共产党》，载《公明》1976年7月号。

③ 田口先生自己曾在他的《先进国革命和先锋党组织论》（《现代和思想》1977年9月第29号）一文中谈到这一论争同田口先生的先锋党理论的关系：

“在这里我想坦率地谈一谈共产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所存在的问

反共派进行反击，而是在改革民主集中制的“运用”的名义下要求放宽对派别的禁止等等，表现出了削弱民主集中制的倾向。结果，田口先生的理论，或许与田口先生本人的意愿相反，成为实际上与反共派的论难攻击一鼻孔出气的东西。

实际上，田口先生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评论中，曾经援引法国的政治学者杜维尔热所说的“各种不同‘倾向’在党内共存的权利”这句话作为衡量党组织的民主与否的标准之一，并且如下描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治势力”在一旦掌握政权以后产生“专制”统治的危险性。

“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治势力掌握政权以后，要比在它掌握政权以前更为重要。包括日本在内，西欧的许多共产党都许诺在将来实行多党制和政权更替制。但是光靠这一点还不足以阻止向专制的倒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未来的政治体制下，这种政党一旦取得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它的组织性质事实上就决定着国家体制的性质。阻止向专制倒退的最终保障，就在于坚决不接受这种倾向的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和杜维尔热所说的‘各种不同“倾向”在党内共存的权利’。”

田口先生在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共产党不实行田口一杜

题。其理由大致有两点。一是在共产党的组织理论中，‘民主集中制’原则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占着一个核心的地位。……二是这个问题在围绕着包括我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状况所进行的争论中成为一个尖锐的争论点。更详细些说就是，攻击或批判这一原则的人指责共产党，说只要它坚持这一原则，那末在将来革命后就不能避免共产党事实上的一党独裁；而拥护这一原则的人则反驳说，这一原则是其他党也艳羡不止的‘现代政党’的一般原则；如何决定党的组织原则是属于结社自由范围内的事情；这一原则是保证组织内民主的最理想方式，等等。我深深感到，在这一论争中，且不谈别有用心的反共攻击，在论点是分歧的，在议论方面也有些文不对题。

这篇小论具有以笔者自己的方式参加这场争论的性质……”（见《先进国革命和多元的社会主义》一书第104页）

维尔热式的改革即保障“各种不同倾向共存的权利”，那末不管它怎样保证实行多党制和政权更替制，在它一旦掌握政权的时候，也有产生“向专制的倒退”的重大危险。田口先生在他说“向专制的倒退”的时候，也许他头脑里想的是所谓斯大林问题。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作为他的现代政党论的结论的这个论点，同立花和佐藤这些反共派的如下论调何其惊人的相似：只要日本共产党不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改变其组织的性质，那末所谓自由和民主就都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田口先生是在反共势力对民主集中制进行攻击的诱引下，从理论上接近于这种攻击的立场出发来论述先锋党理论的。田口先生的这种不幸的出发点是贯穿他的整个理论的一个特点。正是由于田口先生在这两年中间把他的理论作为一个体系来加以展开，所以我也愿意不限于批判田口先生提出的各个命题，而要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加以认真的考察。

二 头足倒置的先锋党理论

在考察田口理论的内容的时候首先必须指出这样一点，即由于田口先生对问题的看法和他的理论发展的过程，他的先锋党理论是以一种跟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理论的立足点不同的、完全头足倒置的思想为基础的。

不消说，先锋党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支柱之一。

1889年，恩格斯在给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左派格尔桑·特利尔的信中，曾经如下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

和我从1847年以来^①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②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通过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是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重要文献之一。这个文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粉碎了巴枯宁派的不干预政治的路线以后所取得的成果,它对于政党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意义和作用做了如下的论述: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阶级的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① 所说的1847年,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进行改组为条件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年。《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个“同盟”起草的纲领性宣言。后来,恩格斯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曾经这样写道:“……他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有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①

伦敦代表会议的这个决议在第二年即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上被载入了国际的新章程中。这个决议可以说以极其简洁的形式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思想。^②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核心就在于，工人阶级为了打破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为取得革命胜利准备主体的力量和条件，必须不停留在组织工会上面，而必须把自己组织成为独立政党，没有这样一个党，就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因此组织和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党对于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列宁在俄国党建设的初期，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1904 年）这一著作中，生动地描述了先锋党在争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列宁的观点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根本一致的。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55—456 页。

② 这个决议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以二十八票对十三票（包括弃权在内）的多数获得通过，从而彻底摒弃了巴枯宁等人的不干预政治的政策。恩格斯当时认为这个决议的意义就在于“毫不含糊地宣布遭到少数宗派主义者怀疑的国际的政治纲领”（《海牙代表大会（给比尼亚米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88 页）。

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①

当然，这样的党用什么样的形式和手段来发挥它在保证革命胜利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这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根据革命运动所面临的历史形势的不同而具有其独特的多样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列宁的时代和我们当前活动的时代是有很区别的。但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先锋党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取得进展和胜利所不可缺少的组织这一点，却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真理。很明显，科学社会主义有关先锋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正是在于这个先锋党如何发挥其必要的领导作用这一点上。

可是，田口先生的先锋党理论却正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的。也就是说，在田口先生的先锋党理论中绝口不提这样一些问题：先锋党怎样才能扩大对社会的影响，怎样才能为战胜统治阶级和取得革命胜利积蓄足够的力量，而在革命胜利以后又怎样才能团结社会的大多数，在面对反动派的阻挠抵抗和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使这一事业获得成功。相反，他把共产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力量的增大，看成是一种使独裁统治和专制统治的可能性增大的危险，认为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当共产党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时候，即使否定国定哲学、保障公民政治自由、承认多党制和政权更替制等等，也不足以防止“党的独裁”。因此，探讨如何防止独裁专制统治的危险，如何防止党的独裁化，就成为贯穿整个田口理论的一条指导线索。在党的内部问题上，他把先锋党从政治上、理论上把全党牢固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一点，也看成是与党的独裁化相联系的“铁板一块主义”的危险。因此，研究如何防止这种状态，换言之，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510页。

研究如何削弱党的团结和统一，也就成为他的先锋党理论的特点。不言而喻，从这种对问题的提法出发，它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不是推进和加强先锋党的理论，而是把削弱党的社会作用、削弱党内纪律和团结加以正当化的理论，亦即双料的分散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理论。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往下系统地考察田口先生的理论时进一步具体地说明。田口先生虽然一再地探讨“先进国革命”问题，可是却自始至终绝口不谈作为一个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的政治学者所理应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如何阐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取得进展和胜利的条件。他只是在如何防止党在社会上的“独裁化”和党内领导的“独裁化”这一问题的框框内来研究和展开他的先锋党理论，这就使人们从他的出发点上就清楚地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多么遥远。

下面我们将对田口理论进行批判的分析。为了把问题谈得比较全面一些，我们把往下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说明田口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和先锋党的新观点如何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在第二部分中考察一下产生出这些结论的理论根源，亦即田口先生的理论方法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部分 田口先生的新观点的实质

——党和社会主义的自由化

一 什么是“多元的社会主义”

分析一下田口理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I）社会主义论和